

9号



劉匡

新華日報分館出版

列

寧著

匡亞明

譯

農村工作論文編

克堅 四一

新華日報華北分館出版

農村工作論文集

|     |          |   |
|-----|----------|---|
| 原著者 | 列        | 寧 |
| 譯者  | 區        | 理 |
| 出版者 | 新華日報華北分館 |   |
| 發行者 | 新華書店     |   |

1941.4.1。 初版 2000冊

## 譯者序

本書包括論文及報告共十三篇，是列寧遺集（根據莫斯科外國工人出版社一九三五年英文版）第八卷第二部份的全譯，原名「軍事共產主義時期黨對於農民的政策」。因為其中大部份都是討論關於克服糧食恐慌，戰勝飢荒，開展農村工作，發展與鞏固城市工人、鄉村貧農和中農的聯盟，關於建立土地之社會的新作，以便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農業，以及關於各階層農民（貧農、中農、富農等）革命性之理論上的分析，和在革命發展過程中不同時期對於他們實際上所採取的不同態度（政策）等問題，所以暫時改爲現在的書名，作爲單行本出版。列寧在這些文章和報告裏，處理了革命實踐中「最複雜最困難的實際問題」（列寧語），這些問題（主要是農民問題，尤其是中農問題）是落後農業國家的中國的每一個民族的、階級的革命戰士所應該特別深思熟慮及細心探究的。卷末註釋，亦多根據原書譯出，然間有原書註明「見某文某註」，而某文不在本書範圍內者，請擇其與該文有關係的地方，影譯補入，以免缺說。

一九四〇，九，一八，亞明記。

# 農村工作論文集

## 目 錄

### 譯者序

|                                    |      |
|------------------------------------|------|
| 關於和飢荒作鬥爭的報告.....                   | (一)  |
| 關於組織糧食隊給奔薩省代表大會的電信.....            | (一八) |
| 給彼得格勒工人的信.....                     | (二〇) |
| 工人同志們，選擇最後的決戰！.....                | (二二) |
| 給伊里茲工人的一封信.....                    | (二七) |
| 對莫斯科區貧農委員會代表團的演說詞.....             | (二九) |
| 畢梯力姆。蘇洛姆的寶貴的自供.....                | (三七) |
| 本縣一次全僱土地部、貧農委員會和農藝公社代表大會上的演說詞..... | (四六) |
| 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                     | (五六) |
| 對中農政策的決定.....                      | (七二) |
| 什麼是中農.....                         | (七六) |
| 在第一次全僱農村工作會議上的報告.....              | (七八) |
| 在第一次農業公社和農藝勞動聯合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 (八五) |
| 註釋.....                            | (九五) |

# 關於和飢荒作鬥爭的報告 (註一)

(一九一八年六月四日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莫斯科工人農民紅軍代表蘇維埃及工會聯席會議上的報告)

同志們！今天我與諸的題目，是已經侵襲了一切現代國家，並正在或許是最嚴重地壓迫着俄國，至少，俄國是比別的國家更嚴重地感受到的大恐慌。我應該依照總的情勢向我們提出的許多問題一樣，來講一講這個恐慌——這個使我們感受痛苦的飢荒問題。說到總的情勢，我們當然不能只局限在俄國，因為在今天，所有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國家的命運，已比從前更痛苦，更悲慘地聯結在一起了。

戰爭——兩大強盜集團之間的帝國主義戰爭，在任何地方（不論是交戰國或中立國），都已造成了生產力的極度消耗。破壞與貧困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使得許多幾十年乃至幾百年不知飢荒為何物的最先進、最文明和最開化的國家，也被戰爭逼至真正名副其實的飢荒之境。不錯，在先進國

家，特別是在那些規模宏大的資本、國早已在可能範圍內使人民受到最高水平經濟組織之訓練的先進國家中，他們在適當地分散飢荒上，在保持飢荒的較長時間以減輕其後果的嚴重性上，已經獲得成功。但是，舉例來說，像德國和奧國，便久已陷於真正的飢餓狀態，那些已遭敗亡而被殺了的國家，則更不必說了。我們現在打開報紙來一看，幾乎沒有一張看不到那些先進的、文明的國家——不僅是交戰國，就是中立國如瑞士和斯堪的納維亞的某些國家也是一樣——所露出來的各種報導，呻吟着籠罩了全人類的由戰爭所造成的飢荒和可怕的災難。

同志們！那些研究過歐洲社會之發展過程的人，早就斷定：資本主義決不能和平死滅，它不是引起廣大羣衆反對資本壓迫的直接起義，就是走上更痛苦更流血的戰爭之路，而結果則是一樣的。在大戰前許多年，各國社會主義者就指出，並在許多次代表大會（註二）上作了莊嚴的宣言：先進國家間的戰爭，不僅是一個極大的罪惡，而且這樣的一個戰爭，瓜分殖民地 and 分配資本家贖物的這樣的一個戰爭，將完全破壞現代文化和文明的成果，並可能而且必不可免地會毀滅人類社會的現在基礎。因為，在歷史上，這是第一次把技術上最有權威的許多成果，在這狂激烈和富于破壞性的規模上，用來殘殺千百萬人類生命。當一切生產力就這應用之于戰爭供應的時候，我們看到最淒涼的預言開始實現了，那就是許多國家陷于退化，陷于飢餓，陷于生產力的完全衰落。

因此，我想到科學社會主義的偉大創造者之一——恩格斯在一八八七年所說的話，是何等正確啊！他說，將來歐洲戰爭的結果，不僅將使被打的皇冠從皇帝頭上掉落下來而無人拾取，並將使整個歐洲陷於野蠻、墮落和退化；可是，另一方面，這一戰爭的結果，不是工人階級立即取得統治，便是造成促使這個統治必然到來的有利條件（註三）。恩格斯在這裏所說的話，是十分慎重的，因為他看得很清楚，如果歷史走上這個道路，結果便是資本主義的崩潰和社會主義的開展，隨此而起，便有一個極痛苦、極嚴重的過渡時期——那就是不能想像的嚴重恐慌和全部生產力的破壞。

各帝國主義者延長四年之久的大屠殺所造成的結果，我們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了，甚至最先遭的國家，也到這個戰爭已走到末路，感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法避免戰爭，感到這個戰爭將引起慘痛的。如果我們，同志們，如果俄國革命——那不應該歸之于俄國無產階級的任何特殊功績，而應該歸之于歷史事變的總的過程，由于歷史的意志，暫時把俄國無產階級提升到最高的地位，使它成為現時世界革命的先鋒隊，——如果我們遭遇了日益尖銳地使我們痛苦着的異常嚴重和深重的飢餓之災的話，我們就應該清楚地了解，這些災禍基本上是可咀咒的帝國主義戰爭的結果。這個戰爭使一切國家受到空前的災禍，但這些災禍却止在蒙蔽着（也祇能暫時蒙蔽着罷了）羣衆，蒙蔽着各國極大多數的人民。

只要戰爭的桎梏繼續存在，只要戰爭還在進行着，只要在一方面，有一個帝國主義集團懷着勝利和希望，相信勝利的結果就能跳出恐慌，在另一方面，又盛行着無限制的軍事檢查制，使人民沉淪於顛狂的時神，這樣，各國大多數人民便受着蒙蔽，便茫然于自己已走近無底的深淵，並已向深淵墮落。而我們現在則特別敏銳地感覺到這一點，因為，任何地方也沒有像在俄國這樣，對於革命意義的無產階級所引為己任的許多巨大任務，引起如此熱烈的爭辯；俄國無產階級已經懂得，要停止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戰爭是不可能的，沒有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這個戰爭就不能停止。

事變的發展既然使我們在無產階級革命中居于最顯著的地位，並使我們在很長時間內（至少是到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舊曆十月——到現在）仍然是一孤軍，使我們沒有很快地得到國際社會主義別支隊伍的援助，于是我們自己所處的地位，現在就更加十倍地嚴重起來。在我們已經完成了一項可能完成的任務，直接由革命的無產階級和支持它的貧農推翻了他們的主要敵人，保護了社會主義革命後，同時我們却看到圍繞着俄國的強盜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和戰爭的遺產，又正愈益加重地

壓在我們身上。這些惡果還沒有全部顯露出來。我們現在是一九一八年的夏天，或許這就是我們革命的一個最艱苦、最嚴重和最危急的過渡階級。我們的困難還不在國際場面中。雖然所有西歐全部事變的進程，西歐最近戰事的殘暴和野蠻，以及在交戰國中日益增長的恐慌，所有這一切都表示出，西歐工人的革命已非遙遠的事情，即使可能還要延緩一些時候，而革命是一定要來的；但是，如果我們真正的、唯一的同盟——國際無產階級，還沒有完全成熟，還沒有完全準備好革命起義，還沒有能够期期地、堅固地脫離而出的時候，那麼，我們在國際場面中，就祇能是採取退却的政策。

正因爲處在這樣的環境中，所以我們就在國內感受到極易引起嚴重動搖的巨大困難，這正是工人痛苦的糧食之不足，就是因此而起的最痛苦的飢荒之侵襲，從而迫使我們担负起一個任務，這個任務的完成，需要有一切力量的最高度的集中和最嚴密的組織性，同時還不允許用舊的解決方法。我們將和階級——和我們在一起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我們在一起推翻帝國主義君主政體和帝國主義共和資產階級，并應當在困難日益增加，問題日益複雜，革命日益高漲中磨練自己的武器，發展自己的力量，創造自己的組織的階級在一起，來解決這個任務。

我們現在正碰到一個人類社會最重要的任務——消滅飢荒，至少也應該立即和緩直接的飢荒，和饑已侵襲了農業國俄國的許多都市和許多地方的飢餓苦況。我們必須在國內戰爭中，在各種各色和各種傾向的剝削者殘酷的拚命的反抗中，來解決這個問題。當然，在這樣的環境中，那些既不能與舊勢力相分裂，又不能信賴新勢力的各黨派，都在戰鬥狀態中，影響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恢復剝削者。

從俄國每一個角落裏得到的消息，都要求我們把反對飢荒的戰爭和反對剝削者以及正在抬頭的反動派的鬥爭聯結起來。目前我們的任務，就在於消滅飢荒——至少也要減輕其嚴重性，以待新發

登場！——就在于保護穀物轉運制，保護離境國家——無產階級國家的法令。一切剩餘穀物必須搜集起來，並保證這些穀物都送到需要的地方去，正確地予以分配。這就是保存人類社會的基本任務，完成這個基本任務所包含的空前努力，祇有普遍地加強勞動強度，才能達到。

在許多國家中，這個問題是用戰爭的方法來解決的，即用軍事勞役，制定工人農民的軍事勞役制來解決；用給剝削者以新的更大的利益來解決。例如德國，在那裏，輿論受着壓迫，在那裏反戰抗議的任何企圖都遭到摧殘（但是，在那裏，社會主義的反戰態度，則仍堅持着），在這樣的國家中，除了迅速增加在戰爭中暴富的百萬富翁的數目外，要找出解救現狀的更普通的辦法，確是不可能的。這些新的百萬富翁，已拚命地、瘋狂地發了大財。

在一切帝國主義國家中，羣衆的飢餓反給最瘋狂的投機事業提供了市場；巨大的財富正是在貧困與飢餓基礎上積累起來的。

這是一切帝國主義國家所鼓勵的，例如德國，在那裏，飢餓是被組織得最好的。有人說，德國是有組織的飢餓的中心，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在那裏，口糧和麵包在人民中間分配得比任何地方都好。我們可以看到，在帝國主義國家中，新興的百萬富翁的產生，是一個通常的現象；實在說，他們是決不知道克服飢餓的別的道路的。它們允許那些保有大量穀物的人（他們懂得如何投機取利，懂得如何利用口糧機構和分配條例等來投機取利），取得二倍、三倍和四倍的利潤。不管誰有意或無意地，勸我們這樣做，我們決不願走這條路。我們說，我們曾經是，現在將繼續是，和階級手摺手地在一塊兒——我們曾經和它在一起反對過戰爭，我們曾經和它在一起推翻了資產階級，而現在正和它在一起忍受着恐慌的苦難。我們必須堅持遵守穀物轉運制，決不讓大小資本家的投機事業取得合法的形勢；我們必須和故意的搶掠作戰爭（註四）。

在這裏，我們經歷着比「武裝到了牙齒」而與人民敵對的沙皇俄國和我們對抗時所經歷到的，

愛俄國資產階級和我們對抗時所經歷到的更大的困難和更大的危險，俄國資產階級也是一「武裝到了牙齒」的，它在去年六月進攻中，認為槍殺千萬個俄國工農並不是罪惡，那時它的口袋裏既然裝着參加帝國主義分贓的祕密條約，便認為勞動者反對壓迫者的唯一公正而神聖的戰爭，倒是罪惡的人！關於這個戰爭，我們在帝國主義大戰一開始的時候，就曾說過。而這個戰爭，在現在，其發展的每一步都必然與反對飢荒的戰爭相系着。

我們知道，沙皇專制政府從戰爭的一開始，就會規定了并提高了穀物價格。為什麼不這樣做呢？它是始終忠實於它的同盟者——穀物商人，投機家和銀行閥老們的，他們從這裏面賺得了千百萬盧布。

我們知道，立憲民主黨妥協派——連同社會革命黨與孟塞維克在內——和克倫斯基也曾實行過穀物壟斷制，因為全歐洲都說，沒有壟斷，他們就一刻也不能維持了。我們知道，也就是這個克倫斯基其人，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舊曆八月），曾如何規避了當時的民主法律。那就是說，無論什麼民主法律和已作過精密解釋的制度，都要規避。我們知道，在九月份（舊曆八月），克倫斯基把穀物價格提高了兩倍，所有那時各種各式的社會主義者都抗議反對和忿恨這個措施。當時一切報紙都受了克倫斯基的迫害，所以沒有把投機家在政府各部總長背後，在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內閣背後操縱指使的事實公諸於世，而穀物價格之所以提高兩倍，正是對於這些投機家的讓步，全部事情都真是對投機家的讓步了。我們是很明白這個故事的。

我們現在可以把資本主義各國和我們國家對於穀物壟斷制和克服飢荒的道路比較一下了。我們看到反對份子利用飢荒幹什麼勾當。我們應該從這個教訓中得到確定不移的結論。事變的進程已趨極點的嚴重飢荒使國內戰爭更益尖銳起來，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的真面目，也就隨之而更益暴露無遺。這些黨派和公開的資本家立憲民主黨之間的區別，就祇是立憲民主黨已是無容再

向人民訴說什麼，隱瞞什麼的公開「黑幕」，而這些和克倫斯基妥協，和克倫斯基共掌政權共訂賣國密約的黨派，則仍需向人民說話，因此，不管他們的願望和計劃如何，暫時時刻都迫着暴露自己了。

由於飢荒的結果，我們既然看到一方面是飢民的激動和騷擾，另一方面是普及全俄各地顯然是由英法帝國主義者的金錢和社會革命黨人與孟塞維克之努力所支持的一連串的反動叛亂（註五），那麼，這幅圖景是很清楚的，——誰要是再歡喜夢想聯合戰綫的話，我們就請他看一看這幅圖景。事情很明白，俄國資產階級在公開的軍事衝突中遭受失敗後，所有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舊曆十月）到一九一八年二月之間這一時期中革命與反革命勢力間的公開傾軋，已證明給所有反革命份子（甚至連他們寄託了最大希望的頓河區哥薩克人的領袖們也在內）看，他們的事業已經完結了，因為各地方大多數人民都反對他們。就是在很頑固的、農民很富裕、社會階級制度很堅固像哥薩克人那樣的地區裏，反革命份子們的每一個新的企圖，結果也都是沒有例外地引起了新的被壓迫勞動階層的實際反抗。

從去年十一月（舊曆十月）到今年三月這個時期的國內戰爭的經驗已經指明，俄國最大多數的勞動羣衆——俄國工人階級和依靠自己勞動來生活而不剝削別人的農民——都是擁護蘇維埃政權的。但是，如果有人以為我們已經走完了更大的根本發展的軌道的話，那種思想也是錯誤的。

資產階級已經失敗了。資產階級已經日趨薄弱，無力恢復，且已沒有別的力量能够挽救它。於是，俄國小資產階級就開始分化了，一部份小資產階級去投靠德國，另一部份則去投靠英法，但不論投靠那一方面，却都是利用飢荒的情況結合起來，這是兩者相同的（註六）。

同志們，爲了使你們明白，正在迎合德國，迎合英法，正在以利用飢荒來推翻蘇維埃政權這一共同綱領把它們統一起來，不是我們的黨，而是我們黨的敵人和蘇維埃政府的敵人，爲了證明他

們正在如何實現這個綱領，我就要便從關於最近孟塞維克代表會議（註七）的報導上引證一些材料。這個報導登載在「生活報」上。

從這個報導（見第二十六號「生活報」）中，我們知道邱里文寧作了一個關於經濟政策問題的報告，批評了蘇維埃政府的政策，提出了一個解決問題的妥協方案——就是吸收商業資本的代表們來服務，請他們以實際商人的資格，在很有利於他們的條件上來做代辦。從這個報導中，我們知道北方糧食局局長葛洛曼也出席了這個會議，宣佈了下面的結論，這個結論——「報中如此說——」是葛洛曼根據豐富的切身經驗和多方面的觀察（我要加一句，完全是資產階級圈子裏面的觀察）而得出的：

「應該採取兩種辦法：第一、現時的發價必須提高；第二、必須用一種特別獎金來獎勵迅速交送穀物的人」等等。

（叫聲：「那有什麼錯誤呢？」）

對啊，你們可以聽明白那有什麼錯誤的。可是，那個發言人並沒有獲得發言權，但他已經在那邊角落裏發言了，他想使你們相信，那是沒有錯誤的。但他好像已經忘了孟塞維克代表會議的進程了。「生活報」上繼續說，葛洛曼所發言的，是高洛可爾尼可夫，他發表了同樣的觀點，并說：

「我們已被過量增加了布爾塞維克糧食組織的工作」。

這是不是很錯誤呢？這就是我們想到先前發言人的插話時所必需說的話。如果這位發言人是不願平靜下去，還要發言（雖然他沒有獲得發言權），還要叫喊道，這是說謊，高洛可爾尼可夫並沒有那樣說，我便把這話記錄下來，並請你把否認連續喊幾下，以使大家都能聽到。我順便想到馬爾托夫（他的名字你們沒有不知道的）在那個會議上所提出的決議（請參看（註七）——譯者），他在

那個決議中說到蘇維埃政府的問題時，雖然措詞不同，而內容則一樣。啊，雖然你們要發笑，但事實總是事實，和關於糧食狀況的報告相聯系，孟塞維克的代表們說，蘇維埃政府並不是一個無產階級的組織，說它是一個毫無用處的組織。

在這樣的時候，在反革命的叛亂正在由于飢荒並利用飢荒而且益發起來的時候，一切否認和詭計都沒有用處，因為事實是很明顯的。反動派對於這個問題的政策，已經充分地由瓦里安寧、葛洛曼和高洛可爾尼可夫等發揮出來了。國內戰爭正在激動，反革命正在抬頭，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俄國工人從這些事變中已經得出，正在得出和將要得出他們的結論——雖然還沒有人人都意識到——就是說，只有摧毀反革命，只有在飢荒事件中，在和飢荒作戰爭的事件中，繼續執行社會主義政策，我們才能順利地同時消滅飢荒和正在利用着飢荒的反動派。

同志們，在反對不勝枚舉的嚴重的反革命敵人，而在公開衝突中擊敗了他們的長明殘酷戰爭之後，在克服了剝削者們的軍事反抗及其怠工之後，我們蘇維埃政權在事實上已確定地開始了組織的任務。這個全部的克服飢荒的艱苦鬥爭，這個全部的重大問題，只有以我們現已確定地開始了組織任務的這一事實，方能予以完備的說明。

在一個革命起義中取得勝利，是比較容易的；而擊敗反革命的抵抗，比起在組織工作中的勝利，則更容易百萬倍。用以解決反革命抵抗問題的特別有利條件，就是革命的無產階級和小資產者，即包括許多一般民主主義者和一般勞動者成份的大部份小資產階級，能够在極大程度上攜手合作。我們現在已經從這個任務過渡到另一個任務了。空前的飢餓狀態已經把我們驅使到純粹共產主義的任務上去。我們面前正擺着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的任務，在這裏，我們遇到了空前的困難。

我們不怕這些困難。我們老早就知道有這些困難，我們從來不曾說過，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將包括整個時代的暴烈的國內戰爭，在一個國

革命的革命無產階級的隊伍，還沒有和另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以共同奮鬥來互相糾正其錯誤的時候，將採取許多令人痛苦的步驟。在這裏，我們所遇到的是組織的任務，是處理日常消費品的組織任務，處理根深蒂固的投機事業，以及積弊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和資本家剝削的組織任務，這些積弊，決不是單憑羣衆的壓力所能輕易移去的。在這裏，我們必須剷除資產階級剝削的傳統根苗，這些根苗或深或淺地生長在全國小有產者及其整個生活方法的形成中，生長在小有產者和小業主的主觀習慣和感情中。在這裏，我們必須剷除小投機家，剷除他對於新生活制度的不習慣，對於新生活制度的沒有信心及其灰心失望的情緒。

如果勞動羣衆意識到我們在革命中的許多可怕的困難，就有許多人要灰心失望，這是事實。我們並不害怕這個事實，沒有某一部份人民爲灰心失望的情緒所壓倒的革命，從來在任何地方都不曾有過。

如果羣衆中產生了一部份有紀律的諸衛，他們了解這個專政，了解這個堅固的政府能夠得到貧農的援助——這是一個長期的堅決戰爭的過程——，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名副其實的開始。但是，如果工人和貧農羣衆正在聯合起來反對富人和投機家的時候，而有人如葛洛曼和邱里文寧等知識份子之流，卻在有意無意地宣傳投機家的口號，如果這些口號把工人引入歧途而起去主張穀物的自由販賣，主張貨物自由運輸的重要，這就是幫助了富農。我們決不走這條路。我們聲明，我們將依靠勞動者，由於他們的援助，我們獲得了「十月」的勝利；只有和我們自己的階級在一起，只有在各階層勞動人民中建立起無產階級的紀律，才能解決目前我們提出的歷史任務。

我們必須克服許多困難。我們必須搜集一切剩餘和貯藏的穀物，適當予以分配，適當地區分千萬人民組織運輸。我們必須保證這個工作進行得和鍊鐵機件一樣有規律。我們必須克服許多混亂——那些散佈恐懼的投機家和猜疑家所助長的混亂。這個組織任務，只有有勇氣接受許多實際困難

是愛國工人，才能完成。這是使得每一個人都以全部精力來負這項任務，這是使得每一個人都參加最後的決戰。在這個決戰中，我們將獲得勝利。

同志們，像每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所能看到的那樣，最近發佈的關於蘇維埃政府許多設施的法令（註八）指出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顯而易見的，沒有疑問的，要包括許多嚴重的試驗。

最近的許多法令都是處理生活的根本問題——麵包問題的。這些法令，都貫串着三個主要觀念。首先是集中的觀念，在一個中心的領導下為完成共同的任務而把每一個人都統一起來。我們應該表明，我們是嚴正的，決不沮喪的；我們應該拒絕商販子的服務，而把無產階級的一切力量團結起來；因為，在反飢荒的戰爭中，我們依靠着被壓迫階級，我們知道，只有在他們對一切剝削者進行奮勇的戰鬥中，在他們的統一行動中，問題才能解決。

是的，我們聽說，穀物壟斷制正在各方面被販賣和投機所破壞。我們常聽到知識份子說，商販子正在幫助我們，供養我們。是啊，可是商販子供養我們和富農供養我們是一樣的。富農所做的，正是他們自己所必需做的事情，這樣才可以建立、加強和鞏固其勢力，使得無論誰掌握了政權，都必須通過他們的幫助才能把政權力量伸展到各地各個人那裏去。我們說，如果那些現時的主要罪過是缺少信心的人的力量聯合起來，鬧爭也許可以大大地比較容易些；可是，如果有一個革命家，他希望能沒有困難地進到社會主義制度，這樣的一個革命家，這樣的一個社會主義者，是一個錢也不值的。

我們知道，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一個極其艱苦的戰爭過程。但是，我們已準備了克服千種困難，我們已準備了作千次嘗試，而且，作完了千次嘗試的時候，我們還要繼續作下批的嘗試。我們現在正號召蘇維埃的一切組織來過這種新的創造生活，要他們發揮新的精力。我們依靠蘇維埃階級的幫助，依靠組織貧農，來克服新的困難。

現在我將說到第二個基本任務了。

我已經說過，貫穿在蘇聯法令中的第一個觀念，就是把全部穀物都集積在一個共同的倉庫裏，我們才能够克服飢荒。並且，即使做到這個地步，穀物仍將是勉強足够罷了。俄國舊社會的習慣，已經完全無存了。因此，大家心裏都應該深深印上共產主義的思想，使每一個人都必須把剩餘的穀物當作人民的公產，忠實于勞動者的利益。這只有用蘇維埃政府所提出的辦法，才能够做到這一點。

如果有人告訴我們別的法，我們就把會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答覆過的話答覆他們——當他們說到別的法時，我們會說：滾到斯庫洛派特斯基那兒去吧（註九）！把你們的法（如像提高穀物價格，或與農民訂合同等）去教訓他們吧。那兒你們將遇到歡喜聽的人。而蘇、俄政府所定的，只是一件事實：困難是很多的，你們應該以組織與紀律的新努力，去回答每一個困難。這困難的解決不是一個月中所能克服了的。在各國歷史上，曾經過許多次以幾十年的時間去克服很小的困難，而這些幾十年的時間，曾都在歷史中留傳下去，當作偉大而有效的例子。你們休想以一個偉大革命的取得在幾十年的挫折，來沮喪我們。我們將繼續高喊著我們的老口號：「集中，統一，在全俄國內建立超無產階級的紀律！」

如果他們像馬基斯在他的報告中所說的那些對我們說：「你們派出去收集穀物的隊伍，他們都在喝酒，他們自己都在變成私釀酒精者和竊盜呢！」我們的答覆是：我們完全知道，那是極常有的事；我們決不掩飾這些事實，我們決不粉飾這些事實，也決不以假充的辭句和意圖來辯護這些事實。啊！工人階級不能用一道中國長城法和舊資產階級社會隔離開來啊！一個革命的發生，和一個人的死去是不相同的，人死了，只要簡單地把屍體移去便是，而一個舊社會的毀滅，你就不能够把資產階級社會的屍體釘入棺材，埋進墳墓裏去。這個屍體在我們中間起着崩解的作用——它腐蝕着我